



野孩子

李夥 著

長空文化社

洪天賜教授捐贈

野 孩 子

李 影

一

早晨的鄉村是寂靜的。

帶着暖意的晨光，普照着大地；村裏人們的一幢幢遮風避雨的陋屋，也盡沐浴在晨光中。遠處迷濛的霧氣開始慢慢消散了，山頭上露出了一片綠色的葉子，顯得格外的翠麗旺盛，野草也趕走了昨夜來訪的露珠，朝氣蓬勃的匍匐在野地上。

這時，無情的生活鞭子早就把人們驅出了溫暖的被窩，奔向各個生活的場所，工人們上工去了，農人經已在地裏幹活，一些較為幸福的村童，也早已離開了家，到學校裏去尋找知識和真理。

村裏唯一的一間小學——華星小學，也被寂靜的氣氛籠罩着，簡陋的校舍披露在晨光之下更顯得格外的老舊。鷄鴨漫步於學校的周圍，有些甚至越過籬笆的破洞，趾高氣揚的邁步着；鷄鴨的糞便隨處可見，微風吹來，倒是使人覺得納悶難受。這間學校的校舍正門面向村裏的紅土路，背部却緊靠着一座紅土丘，這紅土丘經過人們不斷的挖掘，已經逐漸低矮下去了，而且由於孩子們經常來玩耍，日子久了便形成一道小斜坡，土丘的尾端長滿着一片的蘆葦野草。

「鐺……鐺……鐺……」

學校的鐘聲忽然响了，震破了村裏沉寂的空氣，清

天然趣味的遊戲

亮的鐘聲迴盪於碧藍的晴空。

「走呵，去玩耍……」

「跟我來……」

緊接着一陣亂遭遭的喧吵聲之後，孩子們一窩蜂似的擁出了課室，有的走向餐廳購買零食，有的去廁所，三五成羣，談笑風生，各有各的去處。

水波領着一羣志趣相投的同學，快步的奔向後門來，他們鑽出了籬笆便徑直的往斜坡上爬，水波先爬上了土丘的頂顛，便拉長喉嚨的高喊着：

「假假我是山寨王！來，你們來攻營！」

他一邊呼叫着一面動起手來，把那些要往上爬的同學，一個個的推了下去。斜坡下的同學從四面圍上去，但都被一一推了下來。

有的歇息片刻便繼續加入「戰鬥」，準備攻佔「山寨」，有的索性蹲在斜坡下，鼓着掌看別人玩，嘻笑聲，喊叫聲，打破了鄉村早晨的靜謐，在這個小天地裏，顯得分外的熱鬧喧囂。孩子們得意忘形，情緒高漲的嬉戲着，汗水潤濕了他們的校服，紅土也改變了他們鞋子的顏色。

「我是泰山，呵嗚……」水波在斜坡上得意的耀武揚威，作威作福的喊叫着；他的激動興奮的臉色，在陽光的輝耀下，露出了勝利的、驕傲的微笑。但是就在這個時候，一個和他高度相當的孩童，乘他不備衝了上來，在他背後用力推了一把，使他踉蹌的從斜坡上走了下來。

「嗚……寨主敗了，泰山倒了……」看熱鬧的孩子們鼓着掌，向自命英雄的水波嘲笑着、揶揄着。

水波背後吃了這一着，本來心已有不甘，再加上大家的譏笑，更是火上加油，惱羞成怒，於是他擺好陣步，馬上便衝了上去，準備奪回失地，斜坡上的那個孩子也不甘示弱，迎了下來，於是雙方展開了一場「龍虎鬥」，左手搭着左手，右手夾着右手，彼此都不肯讓步，勢均力敵，互相堅持，在斜坡上演出了「山寨王」遊戲的最精彩的一幕；斜坡下的孩子們這時也分成二派，尖聲的吶喊着，給自己的同伴助威鼓氣。水波的手力到底較大，終於把斜坡上的孩子制服了，孩子們有的長吁短嘆，有的却雀躍歡呼着。

水波站在斜坡上勝利的微笑着，他的衣服已經敞開了，上領的鈕扣由於用力過度，被掙脫開，但是他一點也不發覺，好戰的繼續向斜坡下的孩童們挑戰：

「有胆的快上來！」

時間老人在孩子們的歡樂聲中，不知不覺走了許多路，清脆的鐘聲又傳來了，催促着他們回教室。同學們都蜂擁着爬進了籬笆，有的先跑去井邊打水洗手，然後再轉向課室；孩子逐漸減少了，但水波還在頂端上高喊着：

「有胆的快上來！」

後來連僅剩的幾個同學也跑了，水波看看沒有對手，興致大減，只得掃興的跑下坡來，走向課室。這時他忽然發覺自己雙手沾滿着紅泥，便趕忙的跑向井邊，桶

裏還盛有水，是剛才洗手的同學用剩的，他倒了就洗，然後在自己的褲子上擦了幾下。

當他來到自己的課室時，N 老師已經比他先到了，而且黑板上也寫上「華語測驗」四個大字。班上的同學們早已緊張的攤開本子，等着一道命令就開始做。水波有點茫然的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他覺得渾身熱氣騰騰，頭腦發脹，不知要做什麼好。

「水波，快準備好本年，就要開始了。」N 老師見他衣領敞開，滿頭汗水，披頭散髮，就覺得不耐煩的，忙催促着。

水波機械的拿出一本撕得快光的測驗簿，當他要往衣袋裏拔出那枝價值五毛的鋼筆時，忽然發現經已不翼而飛了，他只得趕快的從書包裏摸出了一枝一寸來長的小鉛筆。

N 老師先在黑板上寫幾個詞語解釋，水波頭腦昏沉沉的，他只記得：「勝利」，「山寨王」，「泰山」……別的全沒有印象。黑板上的詞語對他來說簡直太生疏了，平時，當先生講書他就從沒有好好聽課，昨晚又沒有溫習，所以他一條也不能答。N 老師接着又出了一些填充題和問答題，題目出完之後，他便開始在班上巡視起來。水波直視着黑板，越看越慌亂，不知從何下手，他只得照抄題目，讓答案空白；每當N 老師來到他身旁的時候，他就深感不安，立刻把本子遮蓋起來；有時他想停筆思索一下，但是，當N 老師的目光透過近視眼鏡向他這邊投來時，他不得不又裝懂的書寫起來了。

N 老師巡了幾圈，便坐在位子上。水波心裏的一塊石頭才算放了下來，他已把黑板上的題目抄完；向來他寫字的速度確是快人一籌的，但也由於這樣，倘使詳細的檢查一下，經常是別字連篇、錯誤百出的，不是這個字多一劃，就是那個字多一點。漸漸的他的心情才平靜下來，他開始觀察同學們的神情，他發覺幾乎每個同學都驟精會神、全神貫注的埋頭書寫，他想轉過頭去看看那個剛才在斜坡上和他對抗的李同學，也許李同學和他一樣，也坐在位子上乾着急吧；但是N 老師的目光不時向他這邊投來，於是他又只得低着頭，像在思考問題。

N 老師坐不多久，又開始巡邏起來了。每次當N 老師背着他的時候，他的眼光便會不由自主的斜視着坐在他身旁的同學的卷子上，冀望從這樣快速的一瞥，能夠多少幫他解決一些問題；但是N 老師一轉過身來，他頓時頓得面如土色，低垂着頭。就在這樣緊張與不安的氣氛中，好容易才度過了這一關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卷子上究竟寫些什麼？他也跟着同學們把本子遞了上去。

「好，現在你們可以翻開書來看看，是否答得正確。」測驗完畢後N 老師向全班的同學說。

同學們都趕忙的抽出書本來，水波也拿出那本經已缺了封面的課本。

「呸，真衰……」

「唔，幸運得很……」

他只聽得同學們議論紛紛，有的在發牢騷，怨天尤人，有的却嬉笑顏開的拍着大腿，慶賀自己運氣好。他

漫無目的的一頁翻過一頁，書本內的插圖全都給加工過了，有些男童帶上了紅色眼鏡，有的女孩子蓋上了八字鬚，有的穿上青龍袍，有的帶上黃帝帽，各種各樣，別出心裁，無奇不有；他根本不想去找尋答案，他覺得自己胡扯了一翻，無從檢查起，找不找答案都是一樣的。

忽然鐘聲又响了，他覺得鬆了一口氣，但沒有料到站存講台上的N老師，這時却拿着他的特別薄的本子，臉色陰沉的說：「水波，放學留下來！」

水波心裏一怔，腦海裏立刻掠過一個不愉快的印象：今天又要關學了。

放學時同學們都爭先恐後，三兩成羣的列隊走了，低年級的兒童天真的邊走邊喊：「先生，明天見！」

學校頓時恢復了平靜，朗朗的讀書聲，興奮的嬉笑聲，此起彼落的喊叫聲，全都消失了，課室裏的同學都走了，只留下一些教師們，還在辦公室內閒談着。水波坐在課室裏，眼光不時的投向辦公廳，盼望N老師能夠快點來處置他，但每次他都失望的把眼光掉向別處。今天N老師似乎有意和他作對，慢條斯理的遲遲不肯出來，他一個人坐在課室裏，委實覺得有點納悶無聊，他感到寂寞，沒有一個人和他聊天，也沒有一個人同他玩耍，這時他倒覺得有點被遺棄的痛苦了，他真想逃走，但是碰上N老師他可沒有這股勇氣，說真的N老師雖是很少拿教鞭的先生，但不知爲了什麼，他總覺得他不是好惹的，N老師的目光似乎有一種無形的威力，使他感到懾服，他知道N老師的教學法很好，講書時幽默而有重

點，而且極負責任感，班上的同學即使是那些最調皮的，也沒有一個是不尊重他的。

他正在左思右想，N 老師不知在什麼時候，已站在他的面前了，他起初感到有些緊張，但立刻強着鎮定。這一切情緒上波動，並不能逃過N 老師的銳利的眼光。

「過來，坐在這裏！」

N 老師在講台上的椅子坐定之後，指着面首的椅子對他說。他瞪了N 老師一眼，不自然的走了上去，坐在椅子上，順手把肩上的書包帶子拉下來，推在一旁。

「水波，你說實話，昨晚你有讀書嗎？」他才坐定N 老師就開門見山的詢問起來。

這個問題可真叫他爲難，他不知應該怎樣回答才好。說有嗎？測驗却做得一塌糊塗，見不得人，說沒有嗎？又似乎講不過去，昨天上華語課時N 老師還再三的交帶強調。他想製造一些理由來瞞過先生，比如說肚子痛或頭痛，無法準備功課；但是當他看見N 老師沉毅的臉孔時，他的腹稿立刻又打消了，他彷彿覺得N 老師的目光具有X 光的性能，能夠一眼看透他的心，是無法欺騙的。於是他只好搖了搖頭。

「爲什麼呢？沒有空嗎？」N 老師追問着。

他又抬頭看了N 老師一眼，簡短的回答着：「不是。」

「哦，那一定是偷懶，不讀書是嗎？」N 老師畢竟是經驗老到的，這句話不偏不倚正打中了他的心窩，使他無法躲避，他只好點了點頭。

「我已經告訴過你很多次了，爲什麼你還是一點不改呢？」N老師的聲色顯得有些嚴厲了，由於激動聲調也較堅實些：「爲什麼你要欺騙自己，欺騙家長呢？你每天帶着書包來上課，但是你有沒有好好的讀書呢？沒有，你讓寶貴的光陰悄悄的從你身旁溜走，這多麼可惜，你應該記住，你不是爲先生而讀書，你爲的是學好本領，將來才能夠好好做人，替社會工作。」

水波靜默的聽着，他一時倒有點難過，他覺得N老師的話是對的，他辜負了先生，欺瞞了媽媽；每一次被先生訓誡時他幾乎都會有同樣的感受的，而且也下定決心要改；他把拳頭握得緊緊，似乎要表示自己的堅決，但是當事情發生過後，一切又都煙消云散了，每一次他都原諒了自己，恢復了原形。

「好吧，你回去好好的想想，你已經是一個五年級的學生，再過一年就要畢業了，你應該想想自己，也應該想想媽媽。」N老師看他作聲，像木頭似的站着，就叫他回去。

水波原先以爲今天不知要什麼時才能回家，沒想到N老師現在却要讓他走了，他覺得有點突然，確也暗中歡喜，於是背起書包三步當二步的走出了校門。

他回到家裏把書包一扔，吃過飯又出外溜蕩了，N老師對他說的話，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。左鄰右舍的孩童們，都是他在家時的同伴。他出了家門，就約好三幾個朋友，躲在茅草堆裏，吱吱喳喳的交頭接耳，商量着今晚的計劃，佈置實行的條件。

黃昏的脚步很快的又向大地跨來，蒼茫的暮色又拉開了第一道序幕，鄉村裏的黃昏似乎是特別早到的，村外的遠處濛上了一層茫茫的煙靄。平日村子裏的傍晚時分是格外沈寂的，但是今天却有所不同，不少人們已經打扮得整整齊齊，紛紛的向村裏東頭的林家湧去。原來今天是林家爲大少爺完婚的良辰節日，林家是村裏有數的潤人，爲了鋪張門面，特地大擺筵席，廣宴客人，因而使整個村子裏平添了不少的熱鬧喧嘩。

水波和幾個鄰家的孩子，也在夜神驅走了陽光的時候，來到了林家後門的籬笆外，屈蹲在草堆叢中，他們不停的觀察着左右前後的動靜。林家的後門圍着一大片的籬笆，籬內種着數十棵楊桃樹，枝上的果子早已熟透了，爲了預防鳥兒吃去，林家還特地化了不少時間，一個個的用紙包紮起來，沈甸甸的垂着。水波每天到學校去都要路過這裏，看到那些高掛在枝頭上的楊桃，總覺得有點垂涎欲滴，曾有數次他想用石頭丟一兩個下來嘗嘗，但是園內的那一隻狼狗却怪討厭的，每當看見有人在那裏徘徊的時候，總是瘋狂的衝過來，不分皂白的狂吠一翻，使他根本沒有下手的機會。今夜他和幾個同伴猜想，趁着主人狂歡的時刻，也許是會有些收穫的。

筵席是設在前門的，而且似乎已經開始了，呼喝聲彼起此落，互相呼應，震破了夜的天空。水波和他的朋友們也開始向籬笆移動，他們每個人的心裏都忐忑不安，今晚主人歡宴客人，沒有空閒來照顧這些楊桃，他們唯一擔心的是那隻討厭的狼狗；但是僥倖得很，林家爲

了要使客人進出方便，早把狼狗關進屋子裏去，因而後園門和前門倒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；前門是一片喧囂吵雜，酒氣盈溢，而後園門除了昆虫呼應的嘶叫聲之外，却是一片靜謐安嫺，這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，水波和孩子們看了暗自高興，便開始拔掉一些圍籬笆的斷枝殘幹，然後扒開了一個大洞，足夠兩個人自由的進出，於是水波和另一個同伴便從洞口爬了進去，其他兩個孩子在籬笆外望風。水波進了園裏，便機敏的動起手來，楊桃樹不會太高，他輕巧的跨上樹幹，專找那些有紙袋的地方探摸，本爲保護果實的紙袋現在却成了他在黑暗中摸索的標誌：一下就是一粒，他把楊桃塞進了褲袋裏，但是太小了，裝沒兩個就滿了，於是他迅速的脫下衣服，把採到手的楊桃紮成包裹，然後竄回籬笆口，他先把包裹遞給笆外的同伴，自己便爬了出來；接着另一個同伴也出來了，同樣的採了不少，於是他們又快速度的把殘枝插回去，然後神不知鬼不覺的溜走了。

夜越來越深了，林家的賓主在歡樂中呼喊叫嚷，興高彩烈，水波和他的朋友們，也同樣的在皆大歡喜的氣氛中度過。

二

晨曦又從迷濛的遠處慢慢的向村裏移進來，村子裏的人們又像往常一樣的開始他們一天的活動了。

水波的媽早就起來了，她是一個苦命人，每天都得

比太陽更早的起身，奔向生活的戰場。打從他的男人患了癆病死後，多少日子裏來他就和自己唯一的孩子日夜相聚，相依爲命，也是一個建築的女工，生活的鞭笞和歲月的滄桑，早在她臉上刻下了鮮明的標記，她沒有太多的理想，她只盼望着有一天當孩子長大的時候，能夠好好的做人，爲社會做點事，盡自己一份應盡的責任。因此她對孩子有太多的偏愛，然而過度的放縱却造成了他的頑皮粗野的性格。

她準備好一切之後，就要出門去工作了，臨走時她走近牀前，把還在甜夢中的孩子的身子搖了幾搖：「起來，起來，該準備上學了。」

過了好一陣，水波才睜開惺忪的睡眼，坐了起來，的確他是太疲倦了，昨夜一直到深更時分，他才瞌上了眼皮。

「哪，這兩角錢給你，我得走了。」母親遞給他一個兩角的盾子，他接了過來，緊緊的捏在手上，但仍然迷迷糊糊的坐在牀上。

媽媽出門去了，屋子裏只剩下他一個人。陽光從門縫和亞答葉的漏隙中爬了進來；平日這個時候，他也知道是應該準備上課了，但是，今天他却覺得四肢癱軟無力，格外的疲憊。

「再睡一會兒吧！」他自言自語，接着又一骨碌的臥倒在牀上了。過了不知多少時候，一陣婦女尖銳的呵罵聲，才把他從睡夢中驚醒；他推開了蓋在身上的被單，走下牀來。這時喊叫聲越來越大，可是水波可沒有心

去看，他猜想準又是誰家的婦女又在吵架了，在鄉村裏這類事情是司空見慣的，人們有時是會因爲一隻小雞的芝蔴事而大打出手的。

他吃過了媽媽爲他備好的早餐之後，背着書包就要去上課了，他才跨出門口，頓時意識到情形似乎有些不同，陽光顯得格外炙熱，到時來村裏作買賣的流動小販攤子，也早已不見了踪影，他正感到茫然，隔壁的屋子裏却清晰的傳來了鐘聲。

「呵，十點了！」他驚叫起來，心裏暗想：反正現在去上課已經遲到太久了，索性不去吧，媽媽是不會知道的。於是他忙把跨出門檻的右脚縮了回來，把書包丟回原位，這才轉身出去，扣好門鎖。他在村子裏閒逛着，到處找尋同伴，但是他們都已不在家，有讀書的早已上學了，沒讀書的也經已隨着父母親出外工作。他感到非常掃興，但他心中仍寄託着最後的一個希望，現在他唯一可以找的就是昨晚和他一起爬進園內的亞聲了。亞聲沒有讀書，可不知道會不會也和其他孩子們一樣去工作了，如果他也不在家，那麼今天這段時間可就難打發了。他來到亞聲的家，但是他不敢從正門進去，他知道這個人家是不會歡迎一個像他這樣的客人的；他只好站在鄰近的一顆椰樹下，頻頻的吹着哨子，一路來他們都是這樣的互相呼應的。

他拉長頸項注視着亞聲的家，果然不失所望，亞聲正從後門口，向他這裏跑來。

「喂，沒有上課嗎？」亞聲直截了當的問。

「哦，幫媽媽做點雜工，沒有時間去了。」水波煞有其事的說。

亞聲明知他在撒謊，但也不想追根究底，就坐在一堆粗大的樹根上，和他聊了起來。

「喂，真倒霉，昨晚吃得太多，今早連續進了二次廁所。」亞聲發着牢騷，似乎有點悔不當初的感覺。

「不談這些。」水波不喜歡這些，立刻岔開話題：「喂，去釣魚嗎？」

「釣魚？」

「是呵，釣來賣給人家，至少可以賺幾毛錢。」水波鼓勵着，渴望的望着亞聲。

「不行呵，沒有魚鉤。」亞聲懷疑的看着水波。

「我有錢可以買。」水波把早上媽媽給他的銀角，在亞聲面前晃了一晃，接着補充說：「不過你得出繩子，拿你媽媽縫衣的線就可以。」

亞聲點了點頭，迅速的又從後門溜了進去，不一會功夫便喜氣洋洋的跑了回來。高興的催促着：「走！」

他們先在村子裏的一間雜貨店，買了兩枚釣鉤，接着便向海邊出發了。走了片刻，他們經過了昨天剛辦完喜事的林家，突然他們聽到林老頭子的咒罵聲，便不安的加快了脚步，不久就來到一座木橋上，他們選了一個適當的位置，理好釣竿，又在海灘上涉水捉了一些水蚯蚓，便開始垂釣起來。

「如果釣有的話，賣魚的錢公司。」水波坐在木橋的欄杆上，首先打破了靜默的空氣。

「釣沒有呢？」

「呸，講衰話，還沒有釣就先說沒有。」水波有點不高興，因為他聽許多人說過，做事情的時候一切不吉利的話是不應該提的，否則就會倒霉。

「好，不說，不說。」亞聲看見水波不喜悅，忙緩和了一下。

「喂，你剛才聽到林老頭子的咒罵聲嗎？」水波岔開了話題。

「有呵，準是爲了楊桃的事。」亞聲漫不經心的附和着。

「管他！」

「要是被他發覺？……」

「只要我們都不說，誰會知道。」亞聲還沒說完，水波就打斷了他的話。

亞聲一聲不響了，他正全神貫注的注視着自己釣竿上的動靜，他發覺自己的釣竿顫動得很厲害，於是立刻提了起來，魚兒沒有上鉤，釣鉤上的蚯蚓却不見了。

「呸，真衰，給牠逃走了。」亞聲大聲的嘆息着，右手大力的拍擊着自己的大腿。水波轉過頭來看他一眼，一句話也沒說；亞聲重新裝上蚯蚓，又把魚釣拋回水中。

他們又繼續聊起天來了，從天談到地，從人談到鬼，繪聲繪影，加油添醬，任意的創造瞎猜；水波有時也把自己學校裏的情形講給亞聲聽，比手劃腳，口沫橫飛，時間就在他們的閒談中，悄悄的溜走了。

水波忽然安靜下來了，他也發覺自己的釣竿有些異樣，但仔細一看才知道是潮水流得急，帶動了魚釣，他明知這樣，但仍然不放心的拿起釣竿，果然証明他的經驗是完全可靠的；接着一連數次都是這樣，雖然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個多鐘頭了，却沒有一條魚兒肯上鉤。水波有點不耐煩了，他想也許是因為亞聲事先講了不吉利的話，便抱怨起來：

「都是你，還沒有釣就講衰話。」

亞聲看了他一眼，沒說甚麼，水波也安靜下來。他注視着流動的潮水，忽然腦際掠過了一個新鮮的感覺，他興奮的抬起頭來向亞聲喊道：

「喂，不要再釣了，我們下去游泳吧！」

亞聲覺得再釣下去也不會有甚麼收穫，便一口答應了。

他們收拾好釣竿，脫光衣服立刻就往水裏跳。他們都是游泳的能手，雖然在他們的村裏沒有游泳池，但是天然的水池却比比皆是，儘管池水是那麼的混污沌濁，長久以來的鍛鍊，却使他們的游泳技術日益精練。他們時而潛進水底，從河底抓出一把爛泥，時而又互相追逐嬉戲，展開了熱烈的水戰，水花飛濺激盪，在這個小河裏，他們度過了快樂的時光，直到太陽高掛正中才離開。

在凹凸不平的泥路上，他們一面走一面談天，水波隨手摘了一根長在路邊的野牡丹，放在掌中不斷的搓摩着。

「水波，今天你沒有上課？」

當他們正要拐進村裡時，不防有人向他打了招呼。他抬起頭一看，原來是班上綽號大頭的吳同學，他正背着書包打從學校裏回來。

「哦，沒有，我…我去幫媽媽做工。」水波應付了一聲，向亞聲使了一個眼色，也不多談，加快脚步走了。

走不多遠亞聲先到家了，他們得分手了，臨別時他們約定午飯後去墳場上打鳥。水波回到家裏，媽媽沒有回來，通常下午她是不在家的，要等到日落西山的時候才會回來。這時水波也着實餓了，他在灶上起了火，把早上的飯菜溫了溫，就狼吞虎嚥的吃起來，飯後和往常一樣，他把碗筷往桶裏一塞，洗也不洗，就準備再去找亞聲了，他從床角下摸出一枝小玩意兒——彈弓，塞在袋子裏便又出門去了。

他來到和亞聲相約的地方，可是不見亞聲的踪影，他只得坐在樹頭上，心裏暗自猜想：準是亞聲貪嘴，到現在還沒吃完；或者是被他家裏的人看住了，不能脫身；他左思右想，坐了好一會兒仍然不見亞聲來；他開始有點不耐煩了，便又打起暗號來；一直過了很久，仍不見有甚麼動靜，他再想自己走了，忽然他看見亞聲從後門慌慌張張的跑了出來，額上滿是汗珠。

「走，快走，別讓我家裏的人看到。」亞聲邊走邊催促着，不時回過頭去，看看有沒有人追上來。

「喂，你到底搞甚麼，我等你老半天。」水波埋怨

的說。

「唉呀，你那裏知道，剛才回家吃飯，我挨了姐姐一個巴掌，我差點和她打起架來呢。她還威脅我下午要是再亂跑，就要報告我的媽媽呢，我這是逃出來的。」亞聲解釋自己遲來的原因，停了半晌又補充着說：「不像你這樣，一個人多麼好，要去那裏就那裏。」

水波的怨氣消了一半，他朝着亞聲笑，同情的看着他，似乎有點滿意自己的環境。他們向着村裏的墳場走去，沿途上還檢了一些圓形而結實的石彈，準備向那些無辜的鳥兒們襲擊。不一會兒，他們爬過一座小土堆，就到了村裏唯一的墳場上了。這裏的路特別不好走，凹凸不平，而且到處都是一些野草，草叢中時會發現人們拋擲的玻璃片，稍微不小心就有被割傷的危險。墓碑周圍盡是長着一些蘆葦，鳥兒們時常飛來這些草堆裏棲息覓食，在這裏常見的有稻鳥、鶉鴉，田雞等。本來這種地方總是有點陰氣陰陰的，那一堆堆隆起的土堆，下面就躺着一具具的骷髏，微風吹來，草高過人，野蟲的叫聲彼起此應，時而「兀」的一聲，從草堆裏飛起一隻田雞，這都是會使人毛髮悚然心驚肉跳的，但是生活在村裏的孩子，特別是那些慣於東西溜躑、到處閒蕩的頑童，對這一切已經是習已爲常、司空見慣了，別說是在白天，就是在漆黑的深夜或黎明時分，他們也會在這兒活捉過一些田雞呢。

當他們來到墳場上時，便各自取出了彈弓，裝好石彈子，躡手躡腳、小心翼翼的走着，要不然鳥兒一聽到

腳步聲，就會成羣的飛走的。陽光炙熱的照射着大地，但是他們絲毫沒有一點感覺；尋找了許久，忽然水波神色有些緊張的回過頭來對亞聲說：「快，蹲下來，前面有一隻田雞，讓我打。」

打鳥也是需要通力合作的，亞聲迅速的蹲下不動。水波獨自從草堆裏匍伏了過去，當快接近目標時，他不敢再迫進，深怕牠嚇走，他的身子倚着一塊墓碑，右手緊握彈弓，左手用力拉開了極富彈性的膠帶；這時那隻田雞還沒有覺察到，泰然的在草地上漫步覓食，水波幾乎是屏住呼吸，對着目標，但是却遲遲不發，因為牠東走一下，西跳一下，動得非常厲害，這便很難瞄準，好不容易那隻田雞才慢慢的靜下來，水波抓緊機會「馱」的一聲就打了過去。

「中了！」水波跳了過去，亞聲在後面也立刻追上來。

他們跑到了田雞覓食的地點，只見地上留下一點血跡，田雞却不知去向了；原來這一下確是打得很準，但只打中了牠的翅膀，田雞雖受了傷，却立刻鑽進草堆裏，敏捷的避走了。

「明明打中，怎麼不見了？」水波四處尋找着，覺得有點迷惑不解。

「我看準是受傷逃進草堆裏了。」亞聲看看新染在草地上的血污，也斷定是打中了。

於是他們披開附近的野草，東找西尋，有時甚至鑽進了草叢中，在暗中摸索，似乎有找不着不肯罷休的樣

子。找了一陣功夫，衣服也弄髒了，腳板也吃了荊棘不少的苦頭，却仍然是一無所獲。

「呸！真衰！」水波心有不甘，嘆息的發着牢騷。

亞聲不說甚麼，耐心的四處亂找，冀望會有突然的發現，但終究還是徒勞無功。他們只好放棄最後一個搜尋的機會，另外去找對象了。

往日來這裏，多少總是會有收穫的，但是今天却倒霉了，由於出師未捷，情緒上不很好，結果打了許久，兩手依然是空空如也。

後來他們走到了墳場的末端，這裏住着一個守墳場的人家，屋子的四周圍盡是種着一些山石榴，乳黃色的果實高掛在樹枝上，確實有點誘人，水波看着也無心打鳥了，便對亞聲說：「喂，打幾粒下來試試。」

亞聲不說甚麼，點了點頭，於是他們就開始在籬笆外尋找目標了，只聽得「颯…」和葉子被打落下來的聲音，鳥肉是吃不到了，但山石榴的味道也不算差，他們打下一粒就趕快跑過去拾起來，塞在袋子裏，這樣過了許久，他們正打得起勁時忽然聽到一陣的喊罵聲：「夭壽仔，偷採山石榴！」

緊接着一陣婦人的叫罵聲之後，傳來了一陣「汪…汪…」的狗吠聲，他們見勢不妙，拔腳就逃，一口氣便跑回村子裏來了。他們氣喘吁吁，汗流夾背，過了好半晌，緊張的神情才漸漸的回復安定。水波摸出自己口袋中的山石榴，大概有七八粒，他看看亞聲的收穫却只有兩粒，他便多遞給他兩粒，喜笑顏開的邊吃邊走回家。

水波回到家時，發現媽媽已經回來了；他覺得今天媽媽的臉色似乎不大好看，於是他趕忙的閃進屋裏，隨手拿起課本裝模作樣的看着。

晚上當他又要跨出門檻時，却給媽媽喝住：「水波，回來！」

媽媽不分皂白的用一條粗繩子，把他繫在牀邊，不讓他出去。原來今天當他的媽媽做工回來時，就聽見人們傳說林家昨晚失竊楊桃的事，林老頭子一整天的咒罵着那些野孩子，還說如果抓到的話要打斷他們的腳呢。爲了怕自己的孩子受牽累，因此她不讓他出去。

水波無可奈何的坐在牀上，取出了前天才從學校圖書館借來的「武松打虎」的故事書，一靠在枕頭上，就津津有味的看起來，不知在甚麼時候，他才迷迷糊糊的蓋上了眼皮。

三

日子像村裏的巴力河水一樣，日夜不斷的向前流去，永遠不再回頭；但水波却一點沒覺察到，時間觀念對他來說根本就不存在，他關心和興趣的依然是打鳥、捉魚、閒逛……

這天早上，他很早就起身，媽媽才出門他也跟着離開了家，沿着那條走過了不知千百遍的泥路，走向學校。早晨的空氣真好呵，特別是在村子裏，更是如此。今天他覺得精神格外的爽朗，腳步也特別輕快，像往日一

樣，他走過村裏的佛廟，不由放慢了腳步，看看畫在廟前的八卦圖，又看看廟裏青面獠牙的佛爺相，立刻他感受到一股陰森的氣氛，他不敢得罪佛爺們，雙掌微合着，循規蹈矩的走過去了，他聽見許多人說過：作惡的人將來是要下地獄受苦的，在神權的面前，更是不得無禮。他漸漸的遠離了佛廟，走近村裏那座小市場了，市場上擠滿着人，各種食物攤塞滿了路口，這兒是村裏糧食唯一的供應地，婦女們從四面八方紛紛湧來，顯得格外的喧囂吵雜，倒給這小鄉村的清晨，平添了不少的生氣。這裏除了做買賣，並沒有特別吸引人的地方，而且這種熱鬧的時間性也是很短暫的。水波每天上學都打從這兒經過，平時他是很少在這兒留步的，但是今天一陣出奇的響聲却把他吸引住了，他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，好奇的朝着發出聲音的地方走去。他來到了巴殺旁邊的一塊空地上，一羣人正圍着看熱鬧，男女老幼都有，他從人們站着的隙縫中塞了過去，想擠到前面去，由於背着裝滿本子的書包，經常碰觸了別人，有些就厭煩的怒視了他一眼，但是他似乎一點也沒有覺察到，如入無人之境，終於他擠到人羣的跟前。這時一個印度人正在推銷海狗油，這是村裏罕有的現象，雖說村裏爲了祭神鬼拜天地不時會做社戲，吸引了不少外地商人來做買賣，但是印度人來這裏做生意却是少見的。他看見地上擺着一個扁形的竹籃子，一條眼鏡蛇正無精打彩、毫無神氣的躺在裏邊，眼鏡蛇他在草堆曾經見過，他知道這是一種會置人死地的爬蟲，每回看到他都會沒命的奔逃

，但是現在他却感到迷惑，這個印度人那從裏捉來了這樣的一條東西呢？怎樣捉的呢？他腦海裏浮現了一連串的疑問。

這時印度人手中拿起一個葫蘆形的樂器，鼓脹着嘴巴，就對着那條蛇吹了起來，他的神情有些緊張，目不轉睛的注視着蛇的反應；他看到那條眼鏡蛇隨着樂器聲把扁平的頭昂了起來，慢慢的蠕動着，他本能的向後倒退了一步；那個印度人看見蛇已經開始蠕動了，便用手輕輕的去拍擊着蛇頭，牠便發怒的向他手上襲去；水波看到這緊張的一幕，額上沁出許多汗珠，他驚奇於那個印度人非但不覺得可怕，反嘻皮笑臉的咕嚕着；他幾乎想趨向前去警告那個印度人，告訴他的危險性，但是緊接着他又看見舊戲重演了，一連數次，最後他看見印度人的手被咬着，鮮紅的血冒了出來，他吞了一口痰，心想準沒命了，這時印度人却不慌不忙的把籃子蓋好，用力的壓擠着手，讓更多的血流了出來，然後用布抹乾，隨手拿起一罐海狗油就塗抹起來。水波覺得新奇，但仍然靜默的看着，後來他又看見印度人嘴裏嘖咕些什麼，一面舉起手中的海狗油，不斷不搖幌着，接着他看見很多人掏出錢來買海狗油。把戲做完了，觀眾有些散開，他擠出人羣，這時他才想到是應該上學去了，便大踏步的向學校走去。

當他來到校門口時，學校像往常上課時一樣的安靜，他知道自己又遲到了，便不安的向自己的課室走去。他聽到N先生正以往日的穩重的態度，滔滔不絕的講述

着，時而引起了哄堂大笑；他不敢直闖進來，一直等到N老師背過去黑板寫字的時候，他才抓住機會迅速的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摸出了課本，裝出很認真的在聽課。當N老師回轉身來時，他似乎覺得N老師正以責備的眼光在看着他，他不敢正視N老師的臉孔，立刻垂下了頭，久久不敢抬起來。過了半晌他又覺得N老師仍然以他平日的聲調，繼續的講課，對他的遲到，彷彿沒有什麼反應，他這才放心了。

第一節的下課鐘聲响了，接下來的一節還是華語課，N老師繼續的在講台上講述着。

水波坐在位子上，沒有心聽課，他內心裏一直回想起剛才的那一幕，他覺得茫然，為什麼那個印度人被眼鏡蛇咬了還若無其事，而且還能繼續做生意？那瓶黑色的海狗油究竟是從那裏得來的，竟有這樣神奇的功能？他想着想着，渴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夠像那個印度人一樣，有這麼一套神秘的本領，那是多麼好呵！

「用『疏遠』這個詞語，試造一個句子。」

當他正沉浸於奇妙的幻想中時，N老師的話突然打斷他的思潮。並且手指着他；他驚慌失措的站起來，這是課堂上的老規矩，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N老師看着他，全班的同學都在期待他的答語，他眨了眨眼皮，似乎正在絞盡腦汁的思索問題。其實N老師講書他並沒有聽，『疏遠』的意思是什麼他壓根兒就不知道，要他作造句更是難上加難，他不敢胡扯，深怕答語要是牛頭不對馬嘴會招來同學們的訕笑。於是他乾脆站着，一言不

發。N 老師搖了搖頭，指名另外一個同學作答，那個同學很快的便把答語說出來，而且得到了讚揚，這時水波覺得有些難爲情，老師叫他回答問題經已不止一次了，但是他總不能好好的作答，幾乎每回都是啞口無言。

「一些較簡單詞彙，經過三翻四次的解釋舉例，爲什麼還是不懂？我實在懷疑一些同學沒有聽課。」

N 老師這句話顯然是針對他說的，他不敢抬起頭來，他知道一定有很多同學正在睨視着他的難堪的表情。

「你們應該要會想，平時講解要是不好好聽，怎麼能了解呢？怎麼可能學到豐富的知識呢？你們……」N 老師還想繼續說下去，一陣下課的鐘聲却把他的話打斷了，他拿起擱在桌上的課本，接着說：「好吧，今天暫時講到這裏。」

N 老師離開了課室，同學們也議論紛紛，有的還回轉過來，輕蔑的看着他；水波坐在位子上，心中覺得怪納悶的。

「水波，走，去玩耍！」

忽然他覺得背上被人拍了一下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隔壁班的李同學和王同學。這時他看見有人理他，心情也輕鬆了許多，就手搭着背的跟他們走了。他們又來到那塊歡樂的小天地——斜坡上，可是却來遲了，已經有幾個低班的女同學先在那裏玩了。

「跑開！跑開！」水波一來就下逐客令，彷彿這地方是他們事先預定好似的。

「我們先來，爲什麼要跑開？」小同學中一些比較

倔强的反駁他。

「好，不跑開，撞倒不要哭！」水波自知理虧，不想跟他們論理，便向他的朋友招了招手：「來，我們玩。」

於是他們又玩起「山寨王」的遊戲來了，許多小同學都讓開了，但是其中一個梳着兩條小辮子的女孩子，却表現得格外倔强，蹲着不動；由於這樣，他們的行動便受到阻碍，不能暢所欲言，水波有點冒火，便故意走前去抓住她的小辮子拉了一下，目的只是警告她，沒想到那個小同學却趁機賭氣的哭嚷起來，而且越哭越大聲；水波和他的朋友知道闖禍了，便一齊拔腳溜走了。

不一會，監護老師在一羣同學的引導下走來了，那些被欺侮的小同學，怨氣正無處發洩，立刻把事情發生的經過，向他報告，而且還加油添醬，比手劃腳；監護老師安慰那啼哭的小同學一番，就回到辦公室去了。

在上算術課的時候，水波回到課室裏，心中却忐忑不安，他深怕事機洩漏，會被捉去訓斥一番，因而先生在黑板上說些什麼，他根本沒有心聽，過了一陣功夫，他看看似乎沒有事情發生的徵兆，這才回復了內心的平靜。他暗想也許是那些小同學不認識他吧，準是這樣的，學校裏的同學這樣多，而且他讀五年班，她們頂多是讀二年級，平時雖有見過却不一定就懂他的名字，這樣的思考一番之後，他又覺得欣慰了，心裏舒麻麻的，他向課室環顧了一周，同學都在認真的聽課，他也不得不強作注意了。

一連數節下課，他都很規矩的坐在位子上，沒敢出去玩，深怕被那些小同學認出來；最後一節上英文課，英文教師向來是不理訓育的，這他是知道的，然而今天却有些反常，英文教師來到課室不講課，却通知他說校長要見他。

水波臉色變得有點不自然，他暗自猜想：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爲那件事，他希望不是這樣。可是思前想後却又覺得準與那件事有關，否則無端端的留他做什麼呢？他開始有點坐立不安了，他知道校長辦事嚴肅認真，平素最喜歡處罰和對付那些頑皮作惡的學生；對他說來印象還是很深刻的，二個月前他和班上的一位同學公演「鐵公鷄」，結果給校長調了去，每個人鞭了兩下示儆，味道可不是好受的。

要來的事情終究是會來的，放學後同學都走了，留下他獨自一個人，他不知道李同學和王同學會不會也和他同樣遭遇，便走向隔壁看個究竟，果然他們正比手劃腳的在商量着些什麼。水波看見他們，心裏寬慰了許多，覺得有了同伴。

「過來！」校長這時忽然出現在辦公室門口，臉色很沉的命令着。

水波和其他二個同學，互相看了一眼，不自然的走進了辦公室，他們站在校長的辦公桌前，低着頭不說話。

「你們欺侮小同學是不是？」校長以他沉着老練的聲調，開始詢問起來。

但是沒有一個回答。

「你們打小同學？」

「不，不是，我們沒有，我們只是譏笑她們。」李同學和王同學幾乎是異口同聲的回答。

「那麼是你，對嗎？」校長看見水波不出聲就指着他，他只好點了點頭。

校長又盤問了其他兩位同學一番，覺得罪名很輕，便先叫他們回去；現在只剩下他一個人了，他更覺得不安，校長注視着他，仔細的上下打量着他，彷彿要從他身上發現些什麼東西，他覺得怪難爲情的低下了頭。

「爲什麼要欺侮小同學呢？」校長說着翻開了他們班上的點名簿：「你比她們大，認識比他們多，你應該愛護他們才對呵。同學們之間是應該互相親愛的，華語課文有讀過，公民也讀過，你爲什麼連這點道理都不懂呢？而且你的功課不好，許多先生都曾經向我提過，爲什麼你不好好用功讀書呢？」校長一口氣講了很多話，但看看水波却一聲不响的站立着，於是他改變了說話的語氣：

「你已經犯過多次了，是嗎？」

水波點了點頭。

「你知道這一回錯在什麼地方嗎？」

「知道，我不該欺侮小同學。」水波覺得自己的聲音有些異樣，顯得格外的軟弱無力。

「對了，知錯應該怎樣？」

「改過！」

「好，這是你的住址嗎？」校長指着點名簿上繕寫得很清楚的學生學籍調查表問他。

「是。」水波點了點頭。

「好，現在你可以先回去。」

水波鬆了一口氣，似乎有些不相信，起初他以爲難免又要受一頓責罰了，但現在校長却放他回去；於是他連忙背好書包，向校長說聲再見就走出了辦公室。

在半路上他忽然想起校長最後問他的那一句話，他覺得有些莫名其妙，問這個幹什麼呢？他想了很久仍然找不出合理的答案。這時大地已經暗下來了，天空黑得像鍋底一樣，一場暴雨看看就要降臨了，他不敢多想，立刻快速的走回家。

四

鄉村的黃泥路凹凸不平，窟窿隨處可見，走起來是不太方便的，穿着皮鞋更令人會有這樣的感覺；S校長和N老師走出了校門，邊走邊談的向村子走去。

「這孩子家裏的環境相信是不太好的。」N老師說着看了看S校長，似乎在徵求他的意見似的。

「我也是這麼想。」S校長點了點頭，表示贊同。

「聽說他的父親早逝，只有一個媽媽，是做建築的，經常不在家。」N老師接着說。

「哦，是這樣嗎？」

這時他們來到村內的那座獨木橋，在橋上正巧碰到

了校內的一位小學生。

「S 校長，N 老師，午安。」那小同學怪有禮貌的向他們打招呼。

S 校長點了點頭，拉着他的手和氣的問：「你知道水波的家嗎？」

「知道的，校長要找他是嗎？我帶你們去。」那個小同學自告奮勇的願意爲他們帶路。

於是在這個小嚮導的指引下，他們拐了幾個彎便找到了水波的家。

這時水波正拿着一把斧子在門外幫媽媽劈柴，他的媽媽已經回來了，正在灶房裏生火燒飯，當水波看見 S 校長和 N 老師到來時，覺得有些意外和驚奇，即刻丟下手中的斧頭，跑到灶房通知媽媽。他的母親聽說校方有人來訪，連忙滿面笑容的迎了出來。

「哦，先生，請進來坐。」

「別客氣！別客氣！」

屋裏的光線非常暗黠，水波的媽摸了火柴點上桌燈，藉着搖幌的煤油燈光，她又從熱水壺裏倒了兩杯咖啡。

「兩位先生喝咖啡。」

「不必客氣！」校長和 N 老師幾乎是異口同聲的說。

「兩位先生有什麼事嗎？」過了好一陣，水波的媽才帶着不安的口氣發問。她覺得有些異乎尋常，學校裏的人來她家這還是第一遭。

「哦，沒什麼，就是關於水波在學校的事。」校長操着流利的福建方言，和她盤談了起來。

「哎，這孩子真沒辦法，總是不聽話，你們替我教訓他。」她意識到準是自己的孩子，在校裏撞了禍，所以他們才來找他。

「是呵，水波是相當調皮的，而且功課也不很好。」S校長緩慢的說着，N老師注視着她，彷彿想看出她內心的反應。

「這個孩子真沒用，只是貪玩，又笨又懶。」她的臉孔有些悽愴的神色。

「不，不，水波是一個相當聰明的孩子，如果肯好好學習他是能讀的，就是太愛鬧事，喜歡捉弄同學。」N老師抓住機會也加入了談話，他的福建方言說得不好，帶着濃厚的客家調，但也還能使人領會。

水波的媽把目光轉向N老師。

「學校裏的先生雖然也注意學生校外的行爲，但不能像你們做父母的清楚，日夜都可以教訓他，所以我們很希望你和學校合作，能多督促他讀書寫字做作業，多注意他在外面的行爲，不要讓他隨處亂跑學壞了，要改好就難了。」校長緊接着說，他和N老師的話，彷彿是事先搭好的。

「先生說得對，我一定好好管教他。」水波的媽覺得有點慚愧，但語氣却帶着深切的感激。

他們再東拉西扯的談了一會，S校長和N老師便站起來要走了。

「慢走。」水波的媽把他們送出了屋子。

當媽媽和老師們在談話時，水波正躲在灶房裏，把臉孔貼在板壁上，從門縫裏偷看着他們的表情，他小心的傾耳靜聽着，冀望能知道他們究竟談些什麼，但只是斷斷續續的聽到一些，他覺得似乎與自己有關，因而心裏微微感到不安。

校長和N老師走後，他才敢從灶房裏走出來，媽媽也從屋外進來了，她的臉色非常難看，水波也知趣的連忙繼續去做他未完的工作。

打從這天起，每天天一入黑，他的媽媽就很嚴格的監視着他，不讓他離開家門一步，水波見媽媽神氣不大好，也只得乖乖的坐在家裏看故事書和寫字。

這天正是兒童節，學校沒上課，但水波却比平日早起身。他換上了一件乾淨的校服，還從牀底下找出那雙昨天剛洗好的白鞋，很早就離開了家。他的心情特別的輕鬆愉快，一路上蹦蹦跳跳的向學校走去。他來到了學校，但時間還早，他只遇見了三兩個和他一樣早到的同學，爲了打發時間，他們就在學校那塊狹小的草場上，互相追逐嬉戲起來。

今天老師要帶他們去海邊野餐，要讓他們過一個歡樂的兒童節。同學們都穿着節日的盛裝，陸續的到學校裏來，師長們也來齊了，他們便坐上租好的巴士車向目的地馳去；在車上同學們唱着歡樂的歌，水波也使勁的拉長喉嚨，表露了他內心的歡欣喜悅。

不久車在樟宜海邊停了下來，同學們都列隊的下車

，集合在一起，準備聆聽師長們的吩咐，有的老師正忙着把車上的東西搬下來，有的忙着準備餘興節目。幾位負責召集同學的先生，也向同學羣中走來。N 老師走到同學跟前，當他正要開口發言時，忽然人羣中爆發了一陣震耳欲聾的鞭炮聲，接着便冒出了一股惡臭的濃煙，由於事先沒有提防，同學們都嚇了一跳，幾位師長也面面相覷，感到茫然。

「水波放的！」同學羣中有人大聲的喊着。

N 老師沒說什麼，他把話交代完之後就把水波叫到跟前來。

「炮竹是你放的嗎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是那位先生叫你放的？」

「沒有，是我自己放的。」

N 老師還想繼續盤問下去，但是他還有許多事情要做，於是只好先讓他去參加大夥的活動。

今天的潮水漲得很高，許多同學們已備好游泳裝，紛紛的向水裏跳，會游的同學游向海的深處，耍出了各種優美的姿態；不會游的便在低淺的地方積沙撥水，水波看得入了迷也迫不及待的脫下衣服，投入水中。

在同學羣中他的游泳技術是有數的，仗着這個優勢，他在水中也特別活躍；時而潛進水裏拉着別人的腳，嚇唬人家，時而又把學游的同學手中的膠圈搶去，游向深處，使得水中的同學怨聲回起，紛紛的向師長們投訴，老師們也三翻四次的警告了他，但他安靜了一陣，又

立刻恢復了原形。

「來，來，我教你游。」水波拉着同班的一個同學的手：「你只需用腳打水，不用怕。」

果然那個同學照着做了，水波把他引到深處，但就在這個時候，他想讓他嘗嘗海水的味道，自己便故意潛進水中；那個同學便在水中上下浮沈掙扎，喝了不少口水。

「××同學溺水了。」

當他正從水裏潛上來時，忽然水中的同學有人喊叫起來。負責水上安全的老師立刻游過去，把那個同學抱上了沙灘；由於喝了許多水，他口中不斷的吐出了白沫，臉色非常蒼白，而且低聲的呻吟着；水波本是要和他開玩笑的，這時才覺得事情的嚴重性了。他的臉色也變了，不敢再游，立刻上岸更衣。過了許久溺水的同學才逐漸恢復了神氣，於是他便把事情發生的經過，一五一十的報告了老師。

這天回到學校裏時，校長嚴厲的斥責了水波一番，除了記大過發信通知家長之外，還抽了三鞭示儆，警告他今後要是類似的事情發生，決不予以寬恕，立即開除。在受斥責的過程中，水波心裏也覺得非常恐怖，「死」的念頭不時在他腦海閃過，他彷彿看到了那位同學蒼白的臉色和口裏吐出來的白沫。

那個晚上，到了深更的時分，他還在牀上翻來覆去的輾轉着，他第一次失眠了。

一連數天，水波都沒敢到什麼地方玩耍，他經常想

起那個溺水的同學和校長對他提出的嚴重警告；而且他的母親日前接到校方的來信通知，對他的管束更是嚴格了，太陽一落山便把他綁了起來，不給他外出。

一個周末的下午，水波正在家裏看故事書，忽然一陣熟稔的哨子聲，把他的注意力分散了。這時媽媽工作還沒有回來，他便走了出去，正眼便看見亞聲和幾個朋友，正嘻皮笑臉的站在門口。

「水波，做「好仔」囉，這幾天怎麼沒有見你出來玩。」亞聲開門見山的說。

水波微微笑，沒說什麼。

「怕媽媽打是嗎？」亞聲逼着追問。

水波沈默的搖了搖頭。

「喂，水波，採椰子去！」另一個朋友插嘴說，岔開了話題。

「好機會，園主全家下坡去了，你媽媽又不在家。」亞聲鼓勵着他，給他打氣，而且還拉着他的手往外走，水波沒了主張，便直跟着他們走去。

只一陣功夫，他們便來到椰園了。他們在草叢中穿梭着，一面仰頭觀看着長在頂端的綠油油的椰子，尋找理想的目標。

「哎喲！」水波突然驚叫一聲，慌忙的從草堆裏跑了出來，右手按着脚板，臉色變得極為蒼白；朋友們都向他圍攏過來，當靠近他身旁時，才發覺水波按着脚板的手，沾滿了鮮紅的血跡，而且鮮血還大量向外直冒出來。

「哎喲，血流很多！」其中一個孩子失聲的嚷叫起來。

嚷叫聲驚動了一個正在附近晾衣的老太婆，她連忙趕了過來。

「慘呵，傷口像一個嘴巴，快…快…」老太婆話還沒說完就急忙的跑進屋子裏，不一會便拿了一條破布和一把紅煙出來，水波靠着椰樹頭，臉色變得更爲蒼白了，而且晶瑩的淚珠已掛在眼角。老太婆把煙絲撒進他的傷口止血，又用布擦乾了他腳上的血跡，但是仍見有血流出來。

「快，快去叫他的媽媽！」老太婆驚慌失措的嚷叫着。

亞聲飛也似的向水波的家跑去，正巧這時他的媽媽剛工作回來，亞聲立刻把她引來了。水波的媽三步當兩步的跑來，這時已經有更多的人把水波團團圍住了，有的幫老太婆給他紮傷口，有的安慰着他，叫他不用害怕，大家看見他的母親來了，都自動的讓開了一條路。

「趕快抱他去打針，傷口可不小呢！」

人羣中有人向她提出建議。水波的媽不知有沒有聽清楚，急忙的抱起孩子，便向大路走去。

水波被媽媽抱着回家時已經是黃昏的時分了，他腳上的破布不見了，換上白色的綑帶，傷口也縫了數針，化了不少錢，在途歸中他失神的注視着媽媽憂悵的臉孔，他發現媽媽額上的縐紋已顯明的呈露着，忽然他覺得自己臉上一陣熱，他第一次看到母親掉下了眼淚，他的

心裏也淒愴起來，他覺得媽媽是怪可憐的，他不知道爲什麼自己會憐憫起媽媽來，他開始怪自己不好，爲什麼要使媽媽受苦難過？S 校長和 N 老師的影子這時也偷偷鑽進了他的腦海，他們也和自己的媽媽一樣的可親，要他學好學乖，但是爲什麼他們都要爲自己的事情而受氣受累呢？想到這裏，他不由傷心的哭泣起來，他的媽媽還以爲他是疼痛啼哭，便低聲的安慰他：「孩子，一會就好的，別哭。」

水波摟住了媽媽的腰，臉孔緊緊的貼在媽媽的身上。

第二天水波不能去上課了，他的媽媽叫鄰居的孩子爲她捎了一口信給校方，說明自己孩子缺席的原因，而且爲了照顧他也沒去工作。水波不能走動，整天躺臥在牀上，的確有些煩悶難熬，好容易才度過了二天，第三天下午當他正拿着故事書看得津津有味時，忽然聽見門外有人正在交談，聲音怪熟悉的，而且越來越靠近，接着他看見 N 老師和班上幾個同學，在她媽媽的帶領下，出現在他的面前了。

「N 先生！」水波覺得自己的喉嚨好像給什麼東西哽住了。

N 老師和同學們向他微微笑，走了近來。

「你覺得好點嗎？」N 老師親切的問着。

水波感激的點着頭，他看看 N 老師，又看看同學們，不知應該說些什麼才好，他覺得一陣溫暖，眼角也潤濕了，他怕老師和同學們看見，忙把頭掉轉過去，讓淚

水滴落在枕頭上。N 老師轉過頭去和他的媽媽閒談着，同學們便毫無約束的趨向前來，坐在牀沿，比手劃腳，興致勃勃的向他報告近二天來學校發生的有趣的事情，說到滑稽的地方還發出了爽朗的笑聲，水波幾天來的悶氣，一霎那間都被驅趕得無影無踪了。

他們歛了許久才離開，臨走時還留下一疊從學校裏特地爲他帶來的故事書，水波初次深刻的感受了師生和同學之間的愛。

兩個禮拜後，他的傷口才逐漸復原了，他重新回到學校去上課。在學校裏同學們把他團團圍住，向他親切的慰問，而且爭着把自己的筆記借給他抄；由於缺席太久先生講解時他許多地方都不明白，特別是算術這科更是莫明其妙，N 老師也覺察出了這一點，放學之後便把他留了下來。

「水波，現在快接近段考了，你又缺席這麼久，我想你應該補習那些遺缺的功課，要不然是很難應付的，你願意嗎？」

「願意！」水波毫不躊躇的回答着，目光直視着 N 老師的慈祥而堅毅的孔臉。

「好，從明天起你每天下午二點來學校找我。」

水波臉上閃耀着光彩，踏着輕快的步伐離開了辦公室；N 老師目送着他的背影的消失，內心裏更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。

本社出版的第一本小說

天

涯

馬陽著

內容介紹：

本書通過了一對青年的一斷坎坷的戀愛故事，描繪出他們對祖國的熱愛和信心；也揭穿了現實帶給他們的折磨，使他們又不得不各自奔上祖國的征途。就像女主角小芳所說：「四年來，時時刻刻想念他，記掛他！如今見了面却不敢相認，又匆匆走了，走了！是誰這樣無情地拆散我們，毀滅我們的幸福？是誰使到他隱姓埋名，回不了家？」

每本定價叻幣四角

存書無多欲購從速



野 孩 子

著 者：李 夥

出版者：長空文化社

No. 840, North Bridge Road,
Singapore, 7.

承印者：光華印務公司

出版日期：1962年9月3日

定 價：40 cts.
